

賈式庚短篇小說集

目 錄

射擊	一
風雪	二一
棺材匠	四三
站長	五五
小姐——農家姑娘	七三
郭洛亨諾村底歷史	一〇五
鑄形的皇后	一三一
基爾德沙里	一七二
後記	

射 擊

我們射擊了。

——巴拉薩斯墓。●

我曾立誓要過決鬥底權利殺死他（我還欠他一彈）。

——露營的一晚。●

一

我們駐留在×××小鎮了。軍隊裏士官底生活是大家都知道的。早晨——學術科，騎術科；午餐在團長或猶太人的酒館那裏，夜晚——彭司●和紙牌。在×××沒有一所公共俱樂部，沒有一個待嫁的姑娘；我們只彼此會聚着，在那裏，除了自己底軍服，我

們什麼也沒有看見。

祇有一個是不屬於軍界的人，參加到我們這團體來。他大約有三十五歲，因此我們把他算做老人。經驗使他在我們面前佔了許多便宜，同時他底習慣的憂鬱寡言，粗野的性情和狡猾的言語在我們底年青的腦裏發生了有力的影響。似乎有一種玄祕籠罩着他底運命。他自然是俄國人，却取了外國名字。某一時期他曾在鏢騎隊裏供職，也很幸順；然而誰都不知是什麼原因，引了他辭了職，而且移居到那可憐的小鎮，他住在那裏，伴著困苦和奢侈：他走路永遠是步行，身上穿一件破舊的黑禮服，可是他的餐桌通常總是

● E. A. 巴拉底斯基（一八〇〇——一八四四），卓絕的俄國詩人。這一句詩是從他的詩「跳舞會」中引來。這詩於一八二八年出版，精裝一小冊獻於普式庚，作為友情的紀念。——編者。

● 露營的一晚是 A. A. 柏斯吐雪夫——馬爾林斯基（一七九七——一八三七）的作品。這本浪漫主義的小說在十九世紀上半期中曾風行於俄國及國外。柏斯吐雪夫屬於十二月黨人。——編者。

● 彭司 Pusch，用普特蘭製的啤酒。——譯者。

被我們隊的軍官坐滿了的。是的，他底由一個退伍兵調製的午餐，平常只有兩三盆菜，不過香檳酒却像小河似地流着。誰都不知道——無論他底境況，無論他底收入，誰也不把這些事情勉強去問他。他收藏了一些書籍，大部分是軍事學，其餘的是小說。他高興把它們借給別人閱讀，永遠不向他們索回；因之那些書永遠不能歸還原主，它們是忙着的。他底重要的事就是用手鎗射擊。他底屋裏牆壁上充滿了子彈打穿的孔痕，充滿了裂洞，看起來好像蜂巢。手鎗底寶貴的蒐集就是他居住的小房裏的唯一的一的奢華。在技術上，他達到這樣的程度，不敢確定地說，不過如果他要子彈從什麼人底帽子上射擊一隻梨，那麼在我們團裏是沒有一個人會對他搖自己底頭的。

我們中間底談話常常說到決鬥；希利涅（他底名字）從來不在這種談話上插進來。若問，他遇過決鬥沒有，他只冷然地回答，遇過，再詳細就不說了，可見這種問題他是不喜歡的。我們猜想，在他底良心裏必然擺着他底驚人的技術底怎樣一件不幸的犧牲。若說他好像有點怯——這樣的念頭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會有的。有一種人，他底像貌就會排除了別人的這一類疑念。

一件突然的事情驚動了我們所有的人。

有一次我們士官們十個人在希利涅那裏午餐。照常地喝了酒，這是說喝得很多；飯

後我們請主人作莊陪我們打牌。他推辭了很久，因為差不多一向沒有玩過這東西；最後，叫人拿出了紙牌，撒了五十個且爾文此。在桌上，於是坐下分牌。我們圍繞着他，就開始賭了。希利渥有種習慣，在玩的時候總保持着絕對的沉默，從來不爭論也不說明。如果賭家錯算了帳，他就立刻或者付清不夠的數目，或者記下所餘的數目。我們已經知道了這個，也就不妨礙他按照自己底方法從事。但是我們裏面，有一個新近纔調來的士官。他，也在賭，不留心地找錯了最末一門。希利渥拿起粉筆依着自己底習慣去平算數目。士官，以為他錯誤了，出來糾正。希利渥沉默地繼續分牌，士官，忍耐不住了，拿起刷子擦去那他認為寫錯了的。希利渥拿起粉筆重新寫上了，那士官，被酒，同事們底玩弄和嘲笑所燃燒，覺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憤怒地從桌上抓起銅燭台，把它朝希利渥擲去，他不是躲得快就被打着了。

我們都激動了。

希利渥站起來，由於忿恨臉都變白了，閃着亮晶晶的眼睛說：

「敬愛的先生，請你出去，你應該感謝上帝，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底家裏。」

我們沒有懷疑這結局，並且猜測那新同事一定要被打死的。士官走了，說要報復這次侮辱，任憑牌主人怎麼決定。又繼續玩了幾分鐘；但覺得，主人不願再玩了，我們就一個跟一個放下牌，返回宿舍，談論着快要遺下的空缺。●

第二天上騎術科的時候，我們詢問，那可憐的中尉還活着沒有，恰好他自己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們又把這題目問他。他答，關於希利渥他還沒有任何的消息。這使我們奇怪了。我們到希利渥那裏去，在院裏找着他，他正對着掛在大門上的標記一個子彈還一個子彈地打靶。他照常地招待了我們，沒有一句話說到昨天經過的事情。過了三天，中尉還活着；我們驚異地問：

「難道希利渥不會決鬥嗎？」

基利渥不會決鬥。他以極簡單的解釋而滿足而和解了。

這件事使他在我們年青人底思想上受了嚴重的損傷。年青的人很少能原諒別人對於勇敢的欠缺，他們這些人時常在勇敢這一點上衡量人類品德底高峯而且把這當作對一切可能的罪惡的寬恕理由。雖是這樣，但漸漸地一切也都被忘却了，希利渥重又挽回了他

底以前的影響。

祇我一個人不能再同他接近了。我由于天性有一種浪漫的幻想，這時以前我就超過一切人地傾服這種人：他底生活是個謎語，和我在眼底裏是個神祕的故事底英雄。他很愛我；特別是單同我個人他放棄了自己底習慣的、激烈的相惡言語，並且帶着誠懇和希有的快樂談到各種事物。但不幸的夜晚以後，我起了一種思想，我以為他底尊嚴受了損害，而他並沒有按照他底自由的意志去洗淨牠，這樣的一種思想始終沒有離開我，阻止我像從前那樣和他親近；我甚且恥於看見他。希利渥是十分聰明而老練的。不會看不出這情形和猜不出這裏底緣故。彷彿，這苦惱着他；至少我覺察出有兩次他希望向我解釋解釋；但我迴避了這樣的機會，希利渥也就離開我了。自從那時我和他只任同事們中間會過面，我們以前的坦白的談話是斷絕了。

住在首都的粗心的人對許多感覺都不能瞭解——可是鄉村或小城底居民却瞭解得那麼清楚。例如，說郵信日期底等候吧：在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我們底團部辦公室裏擠滿了士官；某人等候錢，某人等候書信，某人等候報紙。常常也在這裏就把包封拆開的，人們在這裏互相傳遞新聞，辦公室立刻呈現了一幅極其活躍的圖畫。希利渥的信件也是由我們團部收轉的，因此他照例也在這屋裏。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他現出頂不耐煩的

神情剝去了那上面底漆印。一頁信露出來，他底兩眼冒火了。士官們各人都忙着看自己底信，什麼也不會察覺。

『先生們，』希利渥對他們說：『一些事情要求我急速離開這裏，今天夜裏我要走了；我希望，你們不拒絕到我家裏作最後的一次午餐。我也等候你，』他轉過身，繼續對我說：『一定等候着啊。』

說完這話，他急忙出去了：我們約好了在希利渥那裏聚齊，就分散各奔自己底方向了。

我在預定的時間到了希利渥那裏，看見全團幾乎都在他那裏了。一切他底東西已經裝紮妥當；只剩下一垛赤裸裸的射爛了的牆壁。我們圍着桌子坐下，主人格外地有精神，不一會他底快樂就使我們全體也都變成快樂的了；瓶塞時時發響，玻璃杯浮起泡沫，不住沸騰。同時我們也儘最大的熱心祝他平安就道，萬事如意。到離開桌子已經天黑了。大家在取帽子的時候，希利渥感着無限的惜別，當我將要出門的一分鐘，他握住我底手，我站住了。

『我得同你談一談，』他輕輕地說。

我留下了。客人們都走了，剩下我們兩個人，彼此對面坐下，沉默地吸着煙。希利

渥心裏很不安靜，他底癡癡似的快樂底痕跡早消滅了。陰晦的蒼白臉，冒火的眼輪和嘴裏吐出的濃煙，活活給他一幅十足的妖怪底形象。過了幾分鐘，希利渥打破靜寂了。

「也許，我們永遠不能再見面了，」他對我說：「在離別前我要向你剖白一下，你總會看出，我不大尊重別人底意見；但我愛你，我感覺：我將會痛苦，如果你底腦裏我留下了什麼錯誤的印象的話。」

他停止了，裝滿他底燃盡的煙斗；我沉默着，低着眼睛。

「你一定覺得奇怪，」他接着說：「我沒有從那個醺醉的狂漢 R×X×X 要求賠償，你可以承認，若有選擇武器的自由，他底生命將完全操在我底手裏，而我呢，多半沒有危險；我倒容易把我這種節制用「大量」這個字眼來解釋。可是我不願欺騙。假如我能懲罰 R×X×X，而不致把我底生命置入危險，那麼我無論如何不能饒恕他的。」

我驚異地望着希利渥。這樣的自白完全攪亂了我。希利渥接着說：

「這真對：我沒有權利使自己死亡。六年前我被別人打了嘴吧，而我底仇人到現在還活着哩。」

我底好奇心有力地鼓動了。

「你沒有同他決鬥嗎？」我問。「大約是什麼事情把你支開了？」

射

擊

『我同他決鬥了；』希利渥答：『這就是我們決鬥底紀念品呀。』

希利渥站起從厚紙盒裏拿出一頂鑲着金邊金織的紅帽子（法國人叫 Bonnet de Po-lice 的，）他戴上它，它底靠額頂的地方是被子彈洞穿了。

『你知道，』希利渥繼續說：『我曾在×××鏢騎隊團裏服務。我底性格你是明瞭的：我喜好逞強；這成爲我底少年時代底煩惱。在我們底時代中粗暴算做時髦；我是軍隊裏第一個烈性的人。我們以酗酒自傲；我喝酒賭勝了介尼斯。達衛道甫做詩稱讚過的著名的布爾曹夫^②。決鬥在我們團裏時時刻刻發生：我不是做見證人，就是做實行。同事們都崇拜我，常常調換的團長們呢，看我，好像看一個頗重要的邪物……我正安然（或者不安然）享受我底盛名的時候，有一個富而知名的（我不叫出他底名字）青年人到我們這裏來任職。我生來不曾遇見這樣堂皇的幸運兒！你自己擬想一下吧，青春、聰

① 錦帽。——編者。

② D. 達衛道甫（一七八四——一八三九）是一個小有名的詩人，和普式庚相識。A. P. 布

爾曹夫是達衛道甫的同職隊的士官，以豪飲與暴躁著名。達衛道甫爲他做過兩首詩。

——編者。

慧，漂亮，極瘋狂的快樂，極任性的勇敢，再加上震耳的大名，和他不知道計算並且在他永遠也不枯竭的金錢，你想像一下吧，他在我們中間應該帶來了怎樣的效果罷。我底優勢動搖了。因被我底名譽所誘引，他開始尋求我底友誼；但我對他很冷淡，他就毫顧惜地疎遠我了。我實在討厭他。他底在團部和婦女社會裏的成功使我生了很大的灰心。我起意同他尋找吵鬧；針對我底嘲諷詩他回答了嘲諷詩，他底詩似乎總超出我底意料而比我底苛薄，他底詩，又是沒有更可笑的例子的；他開了玩笑，我越懷恨在心了。後來有一次在一個波蘭地主底跳舞會上，他底外表成了所有婦女底注意底目標，尤其的是從前和我有過交情的女主人自己。我俯到他底耳邊說了怎麼一句奚落的蠢話。他紅着臉打了我一個嘴吧。我們跑去取劍；婦女們嚇得昏倒了，旁人拉開我們，就在這一夜我們去決鬥了。是剛纔天放亮的辰光。我偕同我底三個副手站在指定的地點。我藏着無法形容的焦燥等候我底敵手。春天的太陽升起了，溫暖散出了。我看見他遠遠來了。他徒步走着，軍服搭在劍上，後面跟着一個副手。我們前去會他。他走近了，雙手捧着一頂裝滿了櫻桃的帽子。副手給我們量了十二步距離。我應當是第一次射擊的人；不過憎惡的波浪凶猛地顛簸着我，我不能信任手腕底準確，爲了叫自己有時間鎮靜，讓他第一次射擊；我底敵手却沒有同意。我們議決抽籤：幸運底永遠的愛人的他，抽着了第一

射

擊

號。他瞄準了，一彈打穿我底帽子。輪到我了。他底生命最後終於落在我底手裏；我貪婪地望著他，努力想捉得即使一點點不安底黑影。他迎手槍站着，從帽子裏揀擇熟透的櫻桃吃，把那些核子都吐到我面前來。他底無感覺刺激了我。「有什麼用處呢？」我想：「我要拿去他底生命，可是他現在對這生命一點也不愛惜！」一個惡意的思想在我底腦裏掠過。我放下手槍。「你，像是，此刻還不當死，」我對他說：「請你回去吃早飯吧；我不願妨礙你了。」「你一點沒有妨礙我，」他答：「請●你自己放槍吧，可是，也隨便你；你底射擊還給你保留着；我無論什麼時候都準備聽候你底差遣。」我轉向副手，說明此刻不願放槍，決鬥到這就完了……

我退伍後離開那裏就移到這處小鎮。自從那時，沒有一天，我不想到復讎。現在我底時辰來了……」

希利渥從衣袋裏掏出早晨收到的那封信，把它給我讀。是一個人（大概是他底事務代理人）由莫斯科寫給他的，說那知名的人物最近要同那又年青又美麗的姑娘舉行正式

● 這「請」字係報復上句「請你回去吃早飯吧」底「請」字；原文字法嚴密，容易看出，因恐譯筆不顯，故註。——譯者。

婚禮了。

『你猜，』希利渥說：『這知名的人物是誰。我要到莫斯科去。我們看看，他在自己底婚禮前面赴死是否還是淡漠的樣子。如同從前他吃着櫻桃等候它那樣！』

希利渥說完話站起來，把他底帽子拋在地板上，在屋裏來回走着，和老虎困在牠底柙裏一般。我一動不動地傾聽了他；奇怪的矛盾的感覺波蕩了我。

僕人進來報告馬預備好了。希利渥緊緊地握了我底手，我們相吻了。他坐上小車。車裏橫着兩隻旅行篋，一隻裝着手槍，一隻裝着他底日常用品。我們又作一次道別，馬就跑去了。

二

過了幾年，家庭的事情迫我移居到N×X縣底貧苦的小村。雖則被家務所累，我還不斷靜靜地迴想我底過去的喧嘩和無慮的生活。對於我比什麼都難堪的是在最低獨中學習度送春天和冬天的黃昏。晚餐前我還有辦法磨完時間，同舊人談話、巡視工作，或者參觀新的建築；等一到黃昏，我就完全不知道往哪裏藏躲。我在衣櫥和倉庫底下發見的那幾本書，已經背誦熟了。所有的，祇管家婦克梨爾洛夫娜纔能記憶的故事，也都對

我講述多次了；農婦們底歌曲令我愁悶。於是我開始喝並不甘美的藥汁酒，但它使我底頭痛；是的，我承認，我也曾害怕因痛苦變成醉漢，這是說，最痛苦的醉漢，這種例子我在我們底縣裏看見過很多了。

我底附近沒有親近的隣人，除了兩三個痛苦的人；他們底談話大部分不離喧鬧和嘆息。寂寞一天天地增加。到後來我決定儘可能早早地躺下睡覺，儘可能晚晚地晚餐；這樣我就縮短了黃昏，拉長了白天的經度，效果確是不錯。

離我四威爾斯特，有一處屬於伯爵夫人B××底富麗的莊園；那裏祇住着管理人，伯爵夫人僅僅當她出嫁的第一年在自己底莊園裏住過一次，而且沒有住夠一個月。但是，到我墊居的第二個春天，傳聞伯爵夫人同丈夫在夏間將回自己底村莊來。實際，他們在六月初就到達了。

富貴的隣人底到來對於村中居民是個重要的時代。地主們和他們底農人們由兩個月前直到三年後都要談論這件事情。至於我呢，我承認，這個年青而美貌的隣婦底到來的消息強烈地震動了我；心急得忍不住想看見她，因此在她到達的第一個星期日的午餐後，我就跑到×××村去自薦於他們底駕前，竟如一個頂親近的隣人和頂卑順的僕人。侍者把我讓進伯爵底會客室裏，隨後自己出去通報。寬闊的會客室佈置得極盡豪

華，繞牆排着幾架書櫥，每架頂端擺着一座半身銅像；大理石的火爐旁邊豎着一面高鏡；地板上鋪着綠色的絨氈。我自從離開了奢華住到這貧苦的一隅，已經好久不看見他入底豪富了，我膽怯地、戰戰兢兢地等候着伯爵，彷彿外省的請願人等候着部長底出見似的。

門開了，走出一個年紀約三十二歲的男子，非常漂亮。伯爵以開誠和友愛的態度接待我；我盡力振起精神將要介紹自己，但他搶了先。我們坐下了。他底談話，是隨便而和藹的，不一會就驅散我底粗俗的懼怯；我剛纔恢復我底平日的狀態，伯爵夫人忽然出現了，於是騷亂比以前更甚地又佔領了我。的確，她真是個美人。伯爵給我介紹了。我想裝出大方，然而越努力幫自己罩上自然的外表，越感覺自己是笨拙的。他們爲了使我有時間整理自己和對新的相識習慣，就自己交談起來，把我好像看做一個不拘禮節的老實的隣人。這時候我站起身子來回踱着，看看書籍和圖畫。關於圖畫我不是通家，可是有一幅惹了我底注意。它表現的是一種瑞士底風景，但那上面引動我的並非筆法，而是圖畫曾被兩顆緊聯的子彈打穿的洞。

「唔，太好的射擊！」我轉向伯爵，說。

「是的，」他答：「很驚人的射擊。」

「您射擊得好嗎？」他接着問。

「還可以，」我答，很高興談話轉到和我相近的題目：「隔三十步射擊紙牌我不算失錯的，當然，是使用熟習的手槍。」

「真的嗎？」伯爵夫人帶着十分留心的神情說：「呵你，我底朋友，隔三十步能打中紙牌嗎？」

「不論什麼時候，」伯爵答：「我們試試。當年我射擊得不壞；不過已經四年，我沒有拿起手槍了。」

「噢」我說：「若這樣的話我敢賭個東道，先生，即使隔二十步也不能打中紙牌，手槍需要每天的練習。我從經驗上知道的。我們團裏我算是很好的射擊者中底一個。遇着一次整個月我沒有擺弄手槍，我底手鎗在修理；您想怎樣，先生？後來我第一次射擊，隔二十步打一隻瓶子，接連四槍都失錯了。我們那裏有個騎兵上尉，是個敏捷的又是個有趣的人；他常時告訴我：「明白麼，兄弟，您底手不能打準一隻瓶子。」不，先生，不應該輕視練習，這正是不熟習的原因。最優秀的射擊者，他底成功我見過的，每天都要射擊，至少，午餐前要練習三次。這樁事成爲他底習慣，就像飯前先喝酒一樣。」